

尋常一樣窗前月

朱军东散文集

朱军东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军东散文集

尋常一樣窗前月

朱军东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桑国磊 封面设计：许 正
版式设计：丁奕奕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常一样窗前月 / 朱军东著. —芜湖 :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676-1162-7

I. ①寻…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1589 号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f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10×1000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9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162-7

定 价:31.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满盘清露 只有心如故

我跟朱兄在10年前认识，那时他在可口可乐公司上班，我在合肥得了抑郁症，同时也在写我的第一部小说。所谓文人相轻，加上初生牛犊般心高气傲的心境，所以我并不觉得他的文字有多么好，偶尔在报纸上见到他的文章，也只是匆匆扫一眼，如见点头般轻轻掠过。他待我如妹妹，亲切温暖，见面总是乐呵呵地笑，说些冷笑话和新赋的诗词给我听。

之后他辞职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我送他一个碧绿的琉璃烟灰缸做礼物，他乐呵呵地接过，说：“正需要，正需要。”在一些闲散的午后去他公司小坐喝茶聊天，也见不到他有多费劲去揽业务，却总有生意找上门。有时走在路上，他见到漂亮的广告牌就停下来用手指敲敲看看，常常是很有收获的样子。有些人做生意做的愁苦，但朱兄一直乐呵呵，仿佛是否盈利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开心。

2008年，我去了加拿大，从此和朱兄再也没见过面，只能陆续从他笔耕不辍的新浪博客里看到他的文字。偶尔在QQ上见到他，也因为时差，聊不了两句。然而却因不见面，我反倒更认真地阅读起他的文字。他是典型的射手座男人，兴趣广泛，喜欢挑战，旅行摄影打羽毛球，吟诗作赋交朋友。日常生活在他的博客里常常呈现出喜悦而闲适的模样。

2012年，朱兄在QQ上告诉我，他准备要做螃蟹生意。初闻以为是玩笑话，看了他设计的卖螃蟹广告才信服。我觉得有趣，那舞文弄墨的手抓起赏玩那一只只螃蟹，颇有些坎普（camp）的意味。

2013年，朱兄QQ发来邀请，让我作序，受宠若惊，赶紧拜读这16万余字的散文集。文还是当年一样的文，却读出了太多年幼急躁无知时无法读出的意味。可能这是一本写给“闲人”们读的书。他用一颗活在当下的心去感受并记录庸常琐碎的细节瞬间，这远比写下惊心动魄的奇闻异事需

要更大的勇气和鉴赏力，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即是如此。

他写旅行途中翻车之后，坐到塘边边抽烟边对同伴说：“你一身都是肉，翻车时有你垫着，不硌人啊！”

关于苏东坡《洞仙歌》，他写道：“有些时间是用来消磨的，而且要消磨得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一个过滤‘生命垃圾’的过程。”

他也写市井家常，“一茶一饭清平乐，云卷云舒满庭芳。”

他记录儿子小牦牛的点点滴滴，用的是朋友间平等的目光和言辞，“你以为是老顽童周伯通啊，想忘掉《九阴真经》就能忘掉？”

他用近5000字的篇幅写对89岁外婆的深情，“我用温水擦掉外婆身上的血，扶她睡倒，拿起一朵栀子花放鼻下让她嗅嗅。”这句话让通篇文章充满了一种温暖的诗意，那一瞬间是永恒。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字里行间行走的是一份刚刚好的闲情逸趣。

这是一本适合慢读的散文集。如果有个午后，你恰巧手边有杯茶，那么不妨翻几页，即使下一次不知何时翻起，也定会让此时成为你午后一段美妙的光阴。

叶 枝

于美国圣路易斯

2013.05.02

(叶枝系旅美作家，安徽省黄山市原作协副主席)

目录

001 序：满盘清露 只有心如故

行走篇

野径听风一叶落
远山衔日满江红

- 002 黄山记游
- 006 人在皖南溪水边
- 008 新西兰印象
- 012 郭妹妹
- 014 纯净的异域小镇
- 016 摆放《圣经》的旅店
- 018 南太平洋观鲸记
- 020 爱恨皆西餐
- 022 象山观白鹭
- 024 拍“瓷路”
- 025 黄河滩头摄天鹅
- 028 九华冰雪沁骨寒
- 030 天池筑就意如何
- 032 庐山三叠泉
- 033 王乔洞
- 034 港澳行
- 042 问道青城山
- 044 拜谒武侯祠

- 046 月白风清一草堂
- 048 乐不辞蜀
- 050 独摄植物园
- 051 秋日里的敬亭山
- 054 游西湖
- 056 大王洞感悟
- 058 寻春夕阳下
- 059 行乐须及春
- 061 梅花三弄
- 063 沱湖品蟹
- 066 出差在外

尘事篇

浊酒一杯渔父乐
清溪十里阮郎归

- 070 不开花的水仙
- 071 菊花杂忆
- 072 一见钟情
- 074 少年茶事
- 076 醉态万千
- 078 欢快的箫声

- | | | |
|-----|----------------|------------------|
| 080 | 夜读林清玄 | 驾车经历 |
| 082 | 苏东坡的感情生活 | 143 违章了,送你一枝玫瑰花! |
| 084 | 夜读《论语》 | 145 误人子弟是秋雨 |
| 086 | 怀念写信的日子 | 147 戏说小偷 |
| 088 | 网上,与东北女孩说冬天 | 149 这样的朋友 |
| 092 | 替夫纳妾为哪般 | 151 别样称呼 |
| 094 | 走近蔡琴 | 152 算了吧,中国的情人节 |
| 096 | 围炉夜读金圣叹 | 153 一等奖,胸罩两个 |
| 098 | 读《色·戒》 | 155 骗子的伎俩 |
| 100 | 玩滑板玩到骨折 | 156 有些时间是用来消磨的 |
| 102 | 趣话世界杯 | 158 童话般的爱情 |
| 105 | 鸟 画 | 160 色男色女 |
| 106 | 姓名趣谈 | 161 笑谈名人 |
| 108 | 香玉兰 | 163 银杏之殇 |
| 109 | 与胖哥同行,翻车无碍 | 164 把我们的骨灰掺在一起 |
| 111 | 雨夜断句 | 165 猪头和羊肉 |
| 113 | 在北京和老外做生意 | 167 和骗子过招 |
| 115 | 吃的比猪都差吗 | 170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 |
| 116 | 我的名片 | 172 如今护航有奇文 |
| 118 | 我和我的情敌 | 174 乞讨的小孩 |
| 121 | 素未谋面的师友 | 175 成功无法复制 |
| 124 | 吾友韦松 | 176 残疾人的豪迈情 |
| 126 | 槐花又开 | 178 君子慎独 |
| 128 | 日本料理 | 179 红 颜 |
| 130 | 静夜蛙声 | 180 一只流亡的螃蟹 |
| 132 | 拾荒者 | 182 一个小女孩 |
| 133 | 庙会上的乞讨者 | 183 不亦快哉 |
| 135 | 鲜活的人生 | 186 烟火人生 |
| 137 | 骄阳似火烤不化交警 | 189 河边小景 |
| 139 | 中国的红灯没有尊严 | 190 卖花郎 |
| 141 | 不进驾校,自学成才——老Z的 | |

闲居篇

一茶一饭清平乐
云卷云舒满庭芳

194 爱的放手

196 镜轩记叙

198 桐花下的小屋

199 懒人懒福

201 失落的玉佛

203 我要吃醋

204 太太执掌素质教育

206 已婚女人的情人节

207 管理丈夫有高招

209 外婆进城

211 恩怨纠葛父子情

213 碧玉碗

214 男人三十

216 一对老亲家

218 外婆的生日

221 2002,我喜欢!

223 莫作夜归人

224 婚宴上的尴尬

226 好房东是怎样变成地主婆的

228 人蚊之战

230 我家的第一套房

232 八十四岁外婆给我做脚摩

234 外婆在沙发上睡了

235 外婆!外婆!

242 春节轶事

243 男人四十

246 高低贵贱

乡土篇

浓荫蔽日采桑子
浮云遮月摸鱼儿

252 外婆的柳茶

253 四外婆

255 笑对风雨六十年

257 一箱葡萄

259 清贫的夏老师

261 金膀子

263 老家的瘫子

265 小头班长

267 柳色如梦

268 是谁带来了春天

269 寒冬里的快乐

271 我乡下的猫朋狗友

273 乡下过中秋

275 两个村子

276 是谁丢了乡下人的脸?

278 三县桥旁采菊归

280 乡村夏夜

282 乡间小住

283 四舅

顽童篇

荷叶遮阳永遇乐 竹枝作马相见欢

- 286 我家的小牦牛
- 288 被统治的日子
- 290 语出惊人
- 292 儿子让我越来越没出息

- 294 父子之间不言恩
- 296 我要和你亲嘴
- 297 童言无忌噎死人
- 299 小冤家
- 301 圣诞老人的礼物
- 303 从日本归来的足球小子
- 305 名曰背宋词
- 307 小子正处叛逆期
- 309 大闹钟和小闹钟
- 311 “小忙牛”
- 314 童言

... 行走篇

野径听风一叶落
远山衔日满江红

黄山记游

一、黄山绝顶

四年三次上黄山。

这次是在雨后，山上雾气弥漫，用一位导游的话来说：抬头是雾，两边是树，低头赶路。这下好了，她嘴巴清闲多了，不像晴空万里时，奇峰怪石一览无余，她必须频频地指点大伙看石头：这叫仙人晒靴，那叫老鼠偷油——好像黄山除了怪石就没有可以介绍的！

雾虽大，却不妨碍登山，尤其适合有恐高症者和胆小者。因为有雾遮着，即使山道下是万丈深渊，即使栏杆外是悬崖峭壁，那也是看不清楚的，无知者无畏，大可腿不抖心不跳地坦然过去。

一位老者和我们一起登上了莲花绝顶，这是黄山的最高处，顶上有块碑，碑上有字，有许多人抢着和它照相。然而四周雾蒙蒙的，并没有一览众山小的快感。头发被雾气打湿了，山风吹来有点冷，在我们拍完照准备下去时，太阳光忽然泼洒下来！没有一点前兆，眼前便是明晃晃的一片，叫人睁不开眼。身上暖暖的，像盖了一床无形的被子。雾气散了，头顶晴空万里。天哪，眼底的白花花的浪就叫云海吗？无边无际，让人想跳下去，如果有一叶扁舟，说不准可以遨游其中，直挂云帆济沧海。

云海起伏，忽地有游人发出惊呼，远远的地方露出一座宫殿样的建筑，那风格是印度式的，圆圆的白顶，顶上有一个尖尖的物体，像锥子，忽隐忽现。

我惊呆了，以为看到了电影上的海市蜃楼！为不错过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手忙脚乱地用数码相机狂拍，生怕失去了向他人吹嘘的证据。后来才知道那是与莲花峰遥遥相望的黄山第二峰光明顶！

云海翻滚，在宫殿的附近又露出了几座青色的山峰，或许是刚从“海底”钻出来的缘故，峰顶上还挂着些许淡淡的薄云，似是新娘发髻上披下的白纱，迷人至极。我把眼瞪得大大的搜索着，平日里我们形容山峰都是“巍然屹立”、“岿然不动”、“雄浑壮美”，然而在云海中，它们却可以用“轻灵飘逸”来形容，像一个个“既含睇兮又宜笑”的脱俗女子。

从莲花峰上下来，山道上依旧“抬头是雾，两边是树”。游人排着队，把道路挤得满满的，有不少人在发牢骚说，什么都看不见，这趟是白来了！其实他们应该知道经过艰苦的攀越，才能有异常的收获，毛主席说：“无限风光在险峰。”

二、花山迷窟

花山迷窟是这两年才开发的旅游景点，但是它却在1700多年前就开凿好了，只是“藏在深闺人未识”而已，我今天巴巴地跑到这里倒像是赴一个“千年之约”。

一座吊桥在新安江上凌空飞架，一边是平坦的草地，一边是秀丽的群山。草地上有两匹马在吃草，山上有几只鸟儿在飞翔。我凭栏于桥上，赞叹这里竟然同时拥有江南和塞外的风景！白发之年如果和所爱的人在此共度余生，倒是快意至极。

迷窟藏在群山的肚腹里，总计有36个，皆是人工开凿而成，目前开放的有2号窟和35号窟。

36窟中以2号窟为首。在六千多平方米的洞中，竟然像盖楼似的凿有两层，有大厅，有小室，有蓄水池，有厨房，真的是隐居的好地方。但是隐士可没有能耐开凿偌大的洞府来居住，顶多像孙大圣那样选个天然的石洞来过活而已。

关于迷窟的用途，现在大多推测是用来藏兵的，但我看到的资料上却很少有人直言就是用来藏兵的。我想，一来是推测有理但毕竟资料不足，二来怕说出来，大家一不小心都信了，迷窟的面纱撩开了，“迷”人的地方就会少一层吧。

1700多年前正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阀割据，皇权更迭，整个天下乱糟糟的。今天我跟你打架，明天你跟他打架，大后天你我又联手打他

这个兔崽子，都说是英雄好汉，却没有见到谁把天下收拾得停停当当的。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只要一口气没有断绝，便想着报仇，挖个山洞暂时躲起来也是大有可能的。你看这迷窟里没有石雕，没有佛像，没有文字，没有一切浮华的东西，要的就是它的空间：藏人！2号迷窟洞洞相连，结构井然，藏几千人在里面是没问题的，以此推测，36个洞藏十万兵将也是小菜一碟呀！

然而，开凿36座迷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有多少人累死其中，老死其中？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从迷窟留下的遗迹来看，好像开凿完成以后并没有使用过，当时突发奇想的家伙，或许没来得及躲到这里就已横尸荒野了，或许他已经把敌人消灭完毕，到宫闱里享福去了。

历史把一座座山洞，留到千年以后，让我们来游历和猜想。但是不管怎样，开凿迷窟的事件和年代，还是为我们印证了这样一句话：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004

行走篇

三、齐云人家

去齐云山之前，有人告诉我：那里不好玩，爬了一身臭汗，结果山上只有一个老道。

我有些犹豫。

其实人的情趣是千差万别的，这位老弟喜欢打麻将，而我却喜欢和各位狐朋喝茶聊天，他说不好的，也许值得一观呢。在没有看到事物的真面目之前，就让别人同化了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有点儿孬？

在省内的这些名山当中，齐云山是最淳朴的一个。如果是步行登山，你根本看不到乱七八糟的商店和那些拉你吃喝的饭店小老板。过了登封桥便到山下的村庄了，砖瓦建成的房屋，门口一条窄窄的石板路，路两旁的人家十有六七是挂把门锁的，显得很安静。在一个院落外，我看到一个老奶奶正在剥板栗，那是刚从山上采下来的。原来板栗的外面还裹着一层刺猬一样的壳啊，枉我吃了二三十年！

石阶向山上延伸，路的两侧开满了野菊花，有蝴蝶在飞。在山坡较为平坦的地方有一片农田，稻子黄了，麻雀叽叽喳喳在天上转，想偷嘴呢。田头有一个草人恶狠狠地立在那里。从山下来几个十来岁的小孩，我采

了一枚山果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叫凉皮果，是用来做凉皮的。我怀疑他们在逗我，既然是做凉皮，我要吃，为什么又说不可以？

山上风景是不错的，但是那些道教宫殿却让我不喜欢，香烟缭绕之中有些阴森恐怖，没有看到老道士。也好，否则我会联想到登坛做法，求神驱鬼的神汉，会让人不舒服。

杜牧说“白云生处有人家”，齐云山把它借来做自己的广告语，真是恰当不过。在高山上有一条月华街，街上有26户102口居住，孩子们在山下上学，早出晚归。在雨后这里会和黄山一样出现云海，那时这些人家便生活在“仙境”里了。

回到合肥我把这次经历和萧老师说了，她说：“东东，你亏了啊！齐云山最销魂的是山尖上人家的饭食，齐云山上种出的蔬菜，都如薄荷一样清凉透甜，柴火烧出的米饭锅巴，金黄喷香，而一种特制的花卉蒸火腿更是人间一绝，入口便生津，令你舍不得咽下。”看来，看山还要吃山，才知山的韵味。

人在皖南溪水边

第二次到西递时，这个群山环抱中的小村落，已经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了。马头墙依旧，墙上的苔痕依旧，但是临街的古民居已成了卖旅游纪念品的杂货铺了。心里腻味得很，便也没有了游览的兴致，见有人在打乒乓球，索性见缝插针地上去打了几拍。这些年，旅游景点不断开发，也不断的被人们糟践，慢慢的我也见怪不怪了。

从西递出来，乘着车子在山里乱转，遇有景色好的便下来走走，不作慕名之游，不作意外之想，这样反而没有失望。

山里的溪水清澈见底，在石头上哗啦啦的淌着，不见半点儿泥土，比起人文景观更让人神清气爽。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黄山毛峰用山间溪水冲泡，随着雾气的流动，在杯口上方一尺左右会出现一朵白莲花，花散后清香扑鼻……我想在这里的水边住下来。

午后我们选中了一个乡村旅店。店是很破落，一床草席烂得看见床板，甚至门儿都没有闩子。但是旅店旁有一条溪流，从群山中一路奔腾下来，让人一见就有掬之饮之嬉之沐之的冲动。

溪流到我们脚下时已经很宽阔了，在它的中间甚至有一个小小的沙洲。我们把手机和相机用塑料袋扎起来，卷起裤脚，逆着溪流向上漫步，阳光把鹅卵石晒得滚烫，光着脚丫走在上面就像跳芭蕾舞，虽然眉头不停地打皱，可是心儿却像石涧的水在愉快地跳跃着。在都市呆久了，在高楼大厦中穿行，在人力建造的景观里游览，有时难免气短胸闷。如今在皖南的溪水边行走，看那牧童蹲在地上玩耍，牛儿啃着青草，都觉得如陶潜的诗、摩诘的画。

近岸水浅，平躺在溪中，头枕双掌让浪花从胸膛翻过，感觉身体微微移动，水底的鹅卵石也在轻轻地抚摸着我。如果一直闭着眼睛，我想它会

送我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里吧。

水底有各色的石头，有的状若飞峰，有的形似牡蛎，有圆润的，也有扁平的，随着水波在悠悠地荡漾。摸几块上来，冲洗一番，回去后我要用毛笔题上字儿，送给家乡的朋友们，权当是皖南溪水中的土特产吧。

整整一下午在水的世界里，我躺着，坐着，游着，溪水滑过肌肤，肝胆脾胃也都清涼涼的澄澈起来。我想，这儿要建个天然浴场多好，让更多的人来溪水里躺一躺坐一坐，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洗去心上的万千尘埃。但是，它会不会像西递那样，开发后又被糟践了呢？我担心果皮纸屑弄得满地都是，世界上又少了一块干净的地方。

晚上搬张竹床在二楼平台上乘凉，天上的星星像是瀑布跌落时溅起的点点水珠，抬眼一望到处都是。萤火虫儿忽明忽灭地闪着，伸手去捉，却又飞过头顶，沉醉中恍若回到童年。溪上一团漆黑，但我知道今夜的溪流是无寐的，听啊，清涼的夜风里传来了渔人的桨声……

新西兰印象

New Zealand，大陆人称为新西兰，海外的华人却呼为纽西兰。

你说，New译为“新”，亲切明了；他说，既然New York可以念成“纽约”而不念“新约”，为什么要把“纽西兰”念成“新西兰”？音译、意译于各人的依据不同，亦难判是非对错，而我这篇《新西兰印象》主观因素更强，对错之际，诸君不究，转而一哂，也就不枉我在电脑前好一番敲打了。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经过十二个小时的空中旅行，我从鲜花盛开的春天进入了色彩斑斓的秋天。新西兰在南半球，季节与国内正好相反。秋季的新西兰很美，碧蓝的湖水，青青的牧场，金黄色的胡杨，真好似童话世界。

初到新西兰，一个大大的问号忽然贴在我脑门上——新西兰在中国的东南方，它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我们的导游Emma移民到新西兰有好几年了，她将之称为西方国家。我对地理是有一定了解的，当时在大巴车上当着二十多个同胞的面儿，险些要冲出来给她纠错了。后来我从奥克兰到基督城，再从基督城到塔斯曼海边的格雷茅斯，最后经过福克斯冰河、瓦纳卡湖、皇后镇、瓦卡蒂普湖、特卡波湖……一路来到南太平洋之滨的小镇凯库拉，沿途见闻多了，转而发觉，定义新西兰为西方国家也有一定道理的。它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现在还是英联邦的成员，流通的货币——纽币上铸有英国女王的头像，《天佑女王》依然是它两首国歌中的一首。新西兰建筑风格也是西式的，类似油画中的别墅——灰色或者褐色屋顶，白色或者乳白色的外墙，洁净的玻璃窗，窗内有雅致的白纱，窗侧有植物点缀。入户门也是木料打造，并无中国境内所常见的钢门铁网，出户大抵有一个绿草茵茵的花园，花园外有一圈低矮的木栅栏，栅栏门是敞开